

卷一百五十一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五十一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行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馭夷狄

守邊固圉之畧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王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寨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竝虛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叱千阿利蒸

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千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號為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寨蓋此地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彛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之以竊據歆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

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
曰朮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
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
稻麥卽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卽今寧夏也河西
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
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
中邪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因
隋其邊城營堡徃徃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爲之制焉蓋自唐天
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當
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五代以來石晉以燕
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拔氏宋人以內地爲
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於西
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城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卽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吾

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爲之擘畫臣愚過爲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爲之防者茲其時也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

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
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於其
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
則先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
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
將至於漢人之勞費蓋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
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
五穀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尚爲之
屯營况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
令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
今識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儻以
爲可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於
河之北據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孺設營
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不然
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臣愚未履
邊地姑以意言可否惟

上之命

後漢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李賢曰飛狐道在蔚州飛狐縣北通媯州懷戎縣

卽古之蜚狐口也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闢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徃徃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害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求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鈇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未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

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
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
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
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
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以守
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
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
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
久之計高間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

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
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
之四海治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
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
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
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
臣請以三年爲期遇夫邊方無警言之秋米穀豐
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
爲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
年之中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

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 國家藩籬益厚高
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 今日真
實享其利矣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
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
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
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

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
虜之入彥博亦言魏為長塹則是迤西黃河固
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厓有拂雲祠突厥每
祀遣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
西擊突馳施張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
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守
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
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
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兩
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

王禹偁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今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城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其成功

臣按朔方軍即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為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

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也

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

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今順天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今任丘涿今涿州

州今密雲順今順義新今保定媯今隆慶儒今永寧武今武州

十六州今應州寰今馬邑朔今朔州蔚今蔚州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予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今昌黎平今永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

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胥爲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俛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

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有蓋援之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濟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也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

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
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
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
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
此之故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
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
者消泯於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

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
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
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
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
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
以衛都城一以護

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

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
洪武中山後帥闡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
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旣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際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

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爲

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爲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
西慶州之東有賊界一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

在於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

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

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居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

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

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

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

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

其議守曰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能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鞋饋輸滿道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鎮守當務經遠古豈無

蘇觀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威征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徃役無怨曠之歎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備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計須用

土兵各諳山川習戰鬪北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
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
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團集之何
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數月之間
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
其家娶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并遷
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團聚戰
則相救守則相安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摺弓箭手各
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脩一堡以全其家與城
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捍

禦我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
盡可旬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坂重復
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
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
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
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斃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
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
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
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
竒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

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計陝西四路之兵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陳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擢賊之將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師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彼則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議攻守之策雖以防當時之西夏然以通論後世之邊事勢不同而理同擇而行

之舉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張亢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歆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勢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臣按張亢所言五弊非但當時有之而今世亦

然

歐陽脩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分為州為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

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為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為多以彼之多擊此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如此則勤而有成功也

國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隴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勝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誠有如歐陽脩所謂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而爲多者也今兵無可添而堡寨不可減乞 勅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

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革其稍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邊固圉之略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列屯遣戍之制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